

宋四語

貳

14

1475

59



門 4
號 1475
卷 59

59

昭和十五年
十二月二日
購求

宋四六話

卷三

制詔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澗之草制云
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老與
親賢而並隆蓋用公羊傳註及說苑事 困學紀聞

黎州漢沈黎郡也三面被邊去大渡河三百里西南備
邊錄載藝祖既平蜀議者欲因兵威以復越巂上命取
地圖視之親以玉斧劃大渡河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即

今之疆界也河濱舊有割玉亭今猶在歲紹熙辛亥毘
陵張謂守郡謝到任表有念玉斧所割之方卽金城可
恃之險謂此也

清波雜志

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
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
州卽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乃舜禹授受之語人臣不
當用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惟知恭聽
王言所有制詞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貼麻時陳晦已
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詞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顧無異

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卜相之意
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尙書所稱師
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
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亶由師錫之公蔣芾行洪
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績
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
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元
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

之呂夷簡制曰或營求方獲或枚卜乃從富弼制曰遂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瑞展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僉同趙鼎制曰龜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協陳伯康制曰詢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多不敢盡舉唐人作韋見素相制曰爾惟不矜朕志先定此兩全句皆用禹事本朝蘇軾草范純仁詔亦曰蔽自朕志賜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蓋

堯舜事軾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爲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於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子賚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攷也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卽不合貼改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倪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又專作一書曰昆命元龜說備載始末然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

位而言近於忿激而陳之論辨雖詳終不若不用之爲佳也

齊東野語

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畧用經句而帖安然過諛失體勲德如韓魏公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鶴林玉露

史嵩之特除觀文殿大學士休致時劉克莊權中書舍

人當草制中有云朕聞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謂斯何豈天下有無父之國又云宇宙雖廣有粟得而食諸霜露旣濡啜泣何嗟及矣又云罪臣猶知之卿勿廢省循之義退天之道也朕樂聞止足之言

周密癸辛雜識

丙申之春御筆史嵩之退安晚節已踰十年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依舊金紫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仍盡與宰執恩數令學士院詔林存當制云高尚不事王侯朕每嘉於雅志忠愛不忘猷畝爾毋有於退心公論復以爲未然

癸辛雜識

端平元年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命詞曰
迪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於季
秋之月歐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在甲午用事
切當如此 困學紀聞

嘉熙乙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祀文學士李劉功甫當筆
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己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
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擾其用事可謂中
的然或者則謂失之俳耳 齊東野語

景定壬戌山東李瑄以青齊來歸授瑄保信寧武軍節

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制曰臣子之情
尊君而愛父春秋之法撫順而伐違載嘉蓋世之豪首
決歸朝之策凜義概英風之鮮儷超勲階爵級之常彝
誕播絲綸肆頒印節李瑄關河間氣淮海俊人市駿骨
而捐金招來遺軼聞鷄鳴而起舞寤寐功名感辛有爲
戎之言抱魯連蹈海之志慨思爾考被遇先皇屬邊吏
之疏庸致勲臣之跋扈朕迹前事諒丹赤之初心爾效
膚公欲雪清於前垢旣舉漣海歸職方氏復奉淄青入
王會圖無疆界彼此之分有車書混同之漸是用加兩

鎮元戎之榮峻二府督師之拜殄草地之逋寇分茅土
而胙齊少慰立身揚名之心併下改史復官之詔於戲
吳起守西河而事魏國未聞並擁於齋旄太公表東海
而封營邱孰若徑疏於王爵永肩忠盡式對寵褒可云
云口宣云卿擇主之義高歸疆之功大擁將旄於淮蜀
胙王社於青齊以厲英豪以獎忠孝茲爲異渥益懋壯
圖其父李全特追復彰化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京東鎮撫使依舊京東忠義諸軍都統制制曰君記
人之功不瑕疵於往事子揚父之美蓋倫紀之至情家

庭有特起之豪泉壤凜如生之氣差辰出綽疏渥還甦
李全海岱奇才風雲壯槩帥齊地陷蕃之衆歸于本朝
立堂門勦敵之勛書之盟府加卿子冠軍之號極使相
元戎之榮雄心方驚於白檀異夢奄羅於黑幟豹留皮
之志非不踐言狼跋胡而然豈其獲已是生英嗣雅慕
華風自拔殊俗之中來獻版圖之舊昔周封蔡仲志郭
鄰之愆漢爵弓高原馬邑之責旣獎肯堂而裂土乃令
告第而復官仍改汗青用昭忠赤以慰霜露焄蒿之感
以堅關河響附之心於戲剖符分功臣之封不及觀於

子貴結草亢輔氏之役必能報於國恩可云云獎諭制
招二閩詔有曰恩交義結不煩辯士之下齊檄走書飛
已報王師之入蔡以上皆劉潛夫克莊筆也時以工部
尚書兼直學士院一宗制詔盡出其手筆力高妙不假
瑯鐫而用事尤精切如白檀黑憶弓高馬邑用之李全
無以加之白檀出漢書李廣傳黑憶晉陸機夜夢黑憶
繞傳手決不開天明遂遇害漢韓王信以馬邑降匈奴
後其子頽當復歸漢詔封爲弓高侯正與李全事體同
其妙如此時又有獎諭詔乃平舟楊元極棟當制有曰

齊地開十二奉圖籍以歸本朝禹服廣數千知衣冠之
爲正統覺文氣不及後邨活動矣

劉壘隱居通議

時又有安南國王陳日照

說文無照
卽頽字

表稱年老乞傳位

其子威眺朝廷以前無此例議所以處者久之詔從其
請封威眺爲國王而日照加封太國王以尊榮之二制
皆佳太國王制曰春秋大一統進爵所以勸來中庸有
九經嘉善所以柔遠矧功成而身退宜恩厚而禮隆乃
眷南交威勤內向堂播屬聞於承襲梯航恪奉於貢輸
爰錫殊稱誕敷顯冊具官安南國王陳日照沈雄而和

衆忠順而達權始謹終欽居海濱而霑聖化仰觀俛察
知中國之有至仁久殿是邦欲授之子目昇平之舊觀
表懇惻之忱辭維商是常亟修來享之禮謂午也可竊
希告老之風有嘉乃心奚靳所予尊無二上固難攀大
漢之儀官必大先式克用成周之典授師垣之極品冠
藩服之真封邑采加豐身章增賁疊此璽褒之寵昭其
釜養之榮於戲安且吉者詩必稱義不忘於請命老而
傳者禮所尚壽宜介於期頤啟爾後人祇余明訓可特
授檢校太師特封安南太國王依前云云功臣仍賜襲

衣金帶主者施行威眈制曰周建諸侯之國錫以山川
漢封異姓之王及其苗裔美矣家傳於恭順俾之世襲
於蕃宣奄賜履之舊疆疏出綸之新渥安南國陳威眈
挺姿英毅秉性忠純在邦在家終始安民而和衆是父
是子後先作室而肯堂過庭雖命以繼承馳驛尙勤於
奏稟際天所覆鄉風慕文軌之同重譯而來效貢忘梯
航之遠載嘉謹恪爰示寵褒爵超五等之崇秩視三公
之貴旌節長安之本色錫盾琫戈名號凌煙之元功高
冠長劔分茅如故食采有加益堅屏翰之心庸報君親

之德於戲衆星北拱仰瞻象緯之垂百川東之孰謂鯨
波之隔欽承恩遇永底榮懷可特授靜海軍節度處置
等使特進封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百戶特
賜效忠順化功臣主者施行是時亡友范去非從包宏
翁尙書在朝嘗錄此二制并山東李壇封齊王制詔一
宗從行都郵遞緘以示余謂皆出後邨劉公視草予讀
山東制詔見其雄奇超卓信非後邨公莫能也此前一
制鎔意鑄詞亦似出劉之筆其後趙次山仕閩歸惠余
後邨文集閱視之但有山東制詔而安南前制乃不載

未幾後邨卒其家盡會萃其平生所著別刊小本爲大
全集曾履祥仕閩歸又惠余一部復閱視亦無前一制
如此則或出他學士視草未可知也

隱居通議

寧宗在位久前星未耀乃取沂靖惠王子爲子賜名
竑封濟國公嘉定十四年六月也十七年將立爲太子
而寧宗不豫時史丞相彌遠顓國柄皇子惡之將俟晏
駕有所處置史覺其意矯詔以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
爲皇子賜名珣而以竑爲三府儀同三司判寧國府封
濟陽郡王寧宗崩理宗遂於柩前卽位濟王旣出有潘

壬潘丙者不能平奉王起兵于雲川朝廷遣兵討之王
自經死理宗由是享天位四十有一年深德史公公嘗
力諫理宗以勿復濟邸官爵勿爲立後理宗入其言自
臨御至升遐凡廷臣言倫紀乞繼絕者幾千百疏名臣
鉅儒唇敝舌腐言之皆不報暨度宗繼統乃始行之制
曰朕紹膺丕圖蒐舉缺典率時昭考友不得以因心遺
我後人孝莫先於繼志乃若秦邸之事當其涪陵之時
太宗悼之己首敘舊恩章聖承之遂盡復元爵矧親聆
於詔命而可緩於愍章故皇叔巴陵郡公竑冒出帝家

胙分王社子而能孝宜懷不憾之心臣若克忠肯犯無
將之戒恭惟聖父篤敘天倫尺布斗粟之謠自詒伊阻
大衾長枕之樂豈不爾思故每於家庭之間而念及泉
壤之下謂事關社稷雖天不能違時使澤漏墳塋他日
毋忘追敘且寶慶所顯膺之異數在端平亦稍慰其沈
魂何爲屯膏正待渙汗對越敢塗之新屋悉還茅土之
故封是用秩冠孤卿節仍兩鎮守冢置二千石合修上
雍之儀乘車共七十人尙廣封蔡之意儻猶存歸地之
魄其往謝在天之靈可追復少師保靜鎮潼關軍節度

使濟陽郡王仍令所司備禮改葬主者施行此制語意妙絕朝野夸誦蓋中書直院翁與可合筆也

隱居通議

景定庚申賈師憲自軍中拜右丞相依舊京湖四川宣撫大使制曰涕泣而表出師不遑將母旬宣而歌維翰盡以付卿忘其誰筆也

隱居通議

度宗登極赦文有曰洪惟先皇丕承大統傳家嗣十三聖光紹寧宗享國逾四十年遠幾仁祖馬翔父廷鸞當制也

隱居通議

賈師憲以太傅平章都督諸路軍馬捍禦於太平州李

尙書珏爲都督府參贊軍事實從行師進次于魯港大潰師憲奔揚州上章待罪詔降三官罷爲醴泉觀使陳爲善合方直玉堂草制其戒詞有曰荆舒是懲朕無望周公之事殺函是雪爾尙蓋孟明之羞蓋譏師憲每以周公自許也珏失勢翱翔江上不敢歸朝詔赴行在奏事上章辭時爲善已自禮部侍郎超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以卒而允文兼權直適當答詔遂草詞有曰師出以律否臧則爲凶衆散而歸進退必以道珏得詔殊不平而措辭精切可愛也

隱居通議

賈師憲進書加恩制詞有云恭惟茂陵越我穆考前聖後聖一也會之有元大事小事書之俟而不惑坦然示以軌範煥乎其有文章商頌十二篇茲益得於考父武成二三策實見取於孟軻今余宜乃重光成于五載日月所照罔不尊親天地之間而大豐美壹是謨烈之佑後亦惟朝夕以輔台子所謂嚴密飽滿而欠疏暢活動者於此可見矣葉鎮之夢鼎免右丞相依前少保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制詞有曰東海記夜衣之往同州副渭獵之求曰兪汝諧爰置諸右未殫

遠業遽動遐心惟三少一請得謝故事以爲非大夫七十致事有德則勿聽引年何謂抗疏不移胡寧忍予是自棄朕顧上下之交其志同也而君臣之義如何廢之旣難反於留行是用華其去位賈師憲明堂加恩制有曰右我穆考格于皇天謨興唐虞以俟聖人不惑功見河洛號爲天運重開今也犧尊在西匏竹在下侑于宗祖交于神祇惟朕屬屬如弗勝勿勿乎欲饗粢盛秬鬯爾乃將至治之馨衡統絃綖爾乃著孔容之側來馬遊乎閭闔卑寮從乎崑崙肝蠶豐融帝五位之時序洗濯

鏹缺民四方之大和以予敬休得師殖禮率有功而不
伐將無官之可酬安南國王該郊祀加恩制有曰服領
自治之雖殊周疆之索土宇爾厚矣俾服漢官之儀又
曰維天... 穆賜朕宏休孝通神明薄四海而皆準南暨
聲教綏萬福以攸同陳昉除史官誥詞有曰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具有典刑聖人所修舊史遺文尙求旨趣包
恢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誥詞曰春秋王者無
外首明一統之經天下大老來歸實重五經之本煥敷
明命孚誌羣工具官包某學積于原而心彌充智酬于

變而力彌裕教于齊國本伏生口授之書儀我漢庭皆
申生力行之對永有一節逮事兩朝外而雲雷之經綸
丙而日月之獻納所至可紀非道不陳頃往聘者久之
乃覽輝而至止爾惟訓克邁乃訓緝熙典學之功朕儀
刑有德惟刑敷繹咸中之慶斯今圖小毖之助屬采薇
之勤於楷仁皇有若臣拯曾以方嚴之操而陪宥密之
聯尙有典刑矧乃書考四十必攀軌轍置諸執政二三
書殿穹班武經大筆以增西府之重以成南方之強噫
敷前人命不忘大功益欲圖枚寧之事今冲子嗣無遺

宋四六詩卷三
三
大者尚思稽勤恤之謀克贊廟謨丕昭成效馬光祖自
建康除參政有曰黃旗紫蓋千載南方之強大纛高牙
二命北門之管又曰賢者時人耳目尚見老成執政猶
吾股肱式和駿假姚希得除資政學士有曰大學東聽
典故西聽會柬知於先帝華玉茂席文具底席實協贊
于冲人江萬里知太平州有曰朕綜核名實統輯黎元
數下恩澤詔書誰與領此親見郡國守相問所以然又
曰不遠帝城尚冀京師之福雖在外服毋忘王室之心
嘉興甬生之民共由太平之路吳堅兵部尚書誥有曰

王觀爲可思見春宮之端寮民功曰庸峻陟夏官之常
伯洪天錫顯文閣待制帥潭州有曰承明勞侍從勇辭
加璧之招岳牧用詞人特重分符之寄莫如南紀用張
中軍又曰翩翩亦集爰止已半老儒咄咄不相助邪獨
一選士黃萬石殿中侍御史誥有曰適駿殿中無雙之
稱勿替法筵第一之義萬古在前億世在後惟名節之
不磨羣枉俱閉衆正俱開尚邦家之有賴章鑑遺表贈
官有曰某蚤服官常晚登禁從清要之路老成尚想於
典刑黃散之班俛仰已成於陳迹反吾初服懷古里居

宋四六詩卷三
何兼葭之淒淒曰龍蛇之起起惟是窳窳能不盡傷鄧
垌贈光祿大夫誥曰窮化盡數忽擘於遺占隱卒崇終
宜優於愍典某履行謙茲泣政廉平有此典刑會不當
於吾世居然夢幻遽已隔於重泉疇不盡傷可無寵異
昔貢禹守經據古山濤舍政自高皆以老成而拜光祿
夫年彌高而德彌邵通國賢之生也榮而死也哀闔棺
定矣其追美躅以賁密章文及翁除尚右郎官行詞有
曰圓精垂象太微著乎積宿天臺帥屬武銓劇於列部
非夫標清海岱準平水鏡則孰能舉用資其甄明簿最

倚之詳緻者矣此蓋用六朝之體亦一格也南郊鹵簿
使包恢加恩誥有曰詔招遙鉤陳使當兵流星旄而燭
電令望舒飛廉使奔屬雜瑤象以駕龍紛其葳蕤靡不
肝飾參旗來清晝之捷斗衡揭中宵之符銷玉和鳴芸
珠絢耀賈似道曾祖母贈魏國夫人誥有曰肇稱殷禮
咸秩無文時維曾孫之助爲歌魏風曰大而婉世此小
君之封賈涉魏王有曰朕肇稱殷薦穆卜夏正天子相
維辟公假哉皇考乃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賈似道
生母胡氏加封有曰母以子貴書特書而屢書君爲臣

綱老吾老而及老知寶慶府糜糞被監司按發降官詰
詞曰邵陽我先皇帝潛龍之邦嘗選用能太守以爾父
溧爲嘉定直臣爾弟弁亦近世辦吏咨爾往牧亢其家
聲乃使部使者得以數其過於朕前固憮然於此矣削
官二列遲爾惟艾以上皆馮集中語稟經酌雅極有本
原初不爲繆其短處在切疊全句以求典實之工不知
全句太多反傷重滯而無神化之妙作四六自有法度
不用全句固不可純用全句亦不可馮其未知之歟

通議

隱居

敕太學環壁之宮羣才所萃忠臣義士之氣千載如生
庸錫綸言以光廟食太學土地忠文王赤心貫乎日月
勁節凌乎雲霄江漢滔滔武夫洸洸曩感激馳驅於受
任辟雍湯湯威儀抑抑今聰明正直以動人豪傑聞而
作興懦夫爲之有立方今缺四邊事未寧想神力
陰助於驅除在聖朝宜有以褒異爰因舊號用輯新榮
忠則祖述誓江之心文則諸葛出師之表英爽如在炳
乎昭昭之靈氣概不磨壯哉烈烈之日右合給據付太
學忠佑廟照應德祐元年正月日給

杭州府學碑

近時四六多以爰立對具瞻作宰相事用所謂爰立者
訓於是乎立耳不知所立者何事而卽膺爰立之除式
副具瞻之望除卽立瞻卽望頭上安頭甚可笑也僕又
考之曹氏命司馬氏文曰違兆庶具瞻之望桓豁疏曰
願陛下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魏晉人已有此謬野客叢書
資政侍讀除河東經畧建節散語云眷軍民之重寄
須文武之全才輟從鳴玉之近班昭示擁旄之異數式
敷渙號誕告明廷熙河帥除檢校少保易節制云乃眷
戎昭之大有嘉邊最之優宜增重其事權用疏榮於國

典賁我明命敷于治朝

辭學指南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
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之稱衛
玠蓋所尙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啟以
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陸務觀嘗摘其誤王季海
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
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襲武平之誤也若正
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困學紀聞
先公除翰苑以祖諱辭有旨銜內權不罄三字先公以

不帶三字止同職名不可赴院供職又固辭除述古制
云玉帳談兵已興嗟於見晚金鑾草制茲無恨於同時
張達明激行 四六談塵

孫魴本畫工之子頗多避就王澈爲中書舍人草魴誥
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
物魴終身恨之 四六話

嘗得一誥詞云朕眷禮勲臣旣極異姓王之貴疏恩私
室併侈如夫人之榮以爾修態橫生芳性和適會膺無
卹之貴終隆絡秀之家爰錫命書靡拘常典用肇封於

大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寵光益循柔履紹興間權外
制某人行如夫人及修態橫生或者於王言有疑時勲
臣嫡室尙在正位小君之語亦有疑 清波雜志

士人爲文或采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不考
則必招論議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重修哲錄書成轉特
進制詞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憂勤不顯此
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
辭云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專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
以保佑爲哲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十九年子爲福州

教授為府作謝歷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既安樂
于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至乾道中有外郡亦
上表謝歷蒙其采取用之讀者以為駢麗精切予笑謂
之曰此大有利害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
皆縮頸信乎不可不審也

洪邁容齋三筆

劉自之被召試用虛齋趙以夫之薦也既而為庸齋趙
汝騰所激於是盧鉞威仲補其選盧以同里之嫌辭
之云楚亡弓楚得弓難泯同鄉之迹漢刻印漢銷印初
何反汗之嫌卒辭之又蕭振再知四川趙莊叔行詞云

刻印銷印如轉圜朕嘗虛已失馬得馬如反掌卿勿容
心浩然齋雅談

林述中適帥福日見之舉召試舍人時除節度使麻云
無怠無荒以來王朕敢忘於慎德有嚴有翼以共武爾
無替于懋功四六談塵

鄭安晚再相應之道草制云彥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
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賢困學紀聞

左揆直院洪魯齋芹草麻制中間云予方重宵衣之憂
汝不以晝錦為樂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又云

當饋以歎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救寧之計任重致遠實惟宏毅之賢

蔣子正山房隨筆

北海督府訓詞尤為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裡之封悉歸經畧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揮

辭學指南

太尉制說禮樂而崇詩書既備元戎之選戢干戈而橐弓矢無忘懿德之求

辭學指南

王器之京東淮東宣撫制戒詞云沿於江而達泗朕方恢禹之九州率彼浦以省徐爾尙勉周之三事

辭學指南

陳正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

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已之欲真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鶴林玉露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兮庶聞辰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為詆魏公其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慨功業之惟艱天子加禮大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矣王大寶致仕詞曰閱勞以事聖王隆待下之仁歸潔其身君子盡遺榮

之美大寶有遺泄之疾或又謂有所譏而實不然罷相後起帥浙東謝表日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會稽之章遽叨進用謝生日詩詞啟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越之年八千爲秋辱莊子大椿之譽時正五十歲也紹興壬戌詞科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如此必使琢恍驚制作之工匠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之賜主司喜焉擢爲第一乙丑年代謝賜御書周易尙書表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尾句曰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

之祕行地無疆亦忝此選代福州謝歷曰表曰神祇祖考旣安樂于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正用詩鳧鷖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洪範庶證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皆上下聯文未嘗輒增一字淵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早得尊於大有象日之動偶蒙難于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象辭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監于成

宋四六言卷三
三
命之詩藝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爲壯後語曰
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旣樸縕紛之况雷雨作解而君
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鎖院所作冬至日
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葉子昂參知政事爲諫議大
夫林安宅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
無實林責居筠葉召拜左揆子草制曰旣從有北之投
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
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
也故云瞻儀而御史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

彼蓋不詳味詞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子又當制曰調
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劾三公實負
應天之媿蓋因有諷諫也嗣濮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
照四方旣下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支百世茲載錫於蕃
釐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型蔚爲劉
氏之祭酒士衍制曰克羞饋祀事其先而萬國歡心肅
倡和聲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
成轉官詔曰爲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聖人
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命詔曰見睨

宋四六言卷三
三
曰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亟會於風雲賜史大
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曰王陽爲孝子敢煩益部
之行莊助留侍中姑奉會稽之計吳璘在興元修塞兩
縣決壞渠爲田獎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
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郤之謠用老杜石犀行
云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進壞鴻郤陂
童謠曰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等語也劉其甫
自潭帥除翰林學士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趣長沙之召
旣還陸贄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修哲宗寶訓轉

官曰念疊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
訓之文百篇哲廟正爲第七主而寶訓百卷也答蔣丞
相辭免曰永惟萬年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不二心
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正禮部爲宰臣以顯仁皇后爲小
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
中又曰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
獨耀前徽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
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
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肥水之勲鬪士倍於晉師可決

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檄書曰爲劉氏左袒飽聞思漢之忠後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紫宸大宴致語曰廟謨先定百官修輔而厥后惟明黼座端臨五帝聖神而其臣莫及修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浮江之後光啟中興述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曰薦於天而天是受永言覆壽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形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當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於明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

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吳挺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強人意廣平開東漢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天不弔壞萬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鷓巴詞曰隨會在秦晉國起六卿之懼曰禪仕漢稅侯傳七葉之芳姚仲復官制曰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終酬拜賜之師追封皇第四子郡王詞曰舉漢武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憾時已封建三王也趙忠簡諡制曰見夷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德

宋四六詩卷三
三
裕於崖州豈令孤之復夢王彥贈官詞曰申帶礪以
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于神虎之門竟失
戍營之校尉向起贈官詞曰馳至金城郡方思充國之
忠生入玉門關竟負班超之望李師顏贈官制曰青天
上蜀道久巖分閩之權黑水惟梁州愴失安邊之傑襄
帥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水爲池
空墮羊公之淚王濬以太常少卿朔祭太廟忘設象尊
犧尊降官詞曰犧象不設已廢司彝之供餼羊空存殊
乖告朔之禮潼川神加封祠曰駕飛龍兮靈之旂具巖

渙命驅厲鬼兮山之左終相此邦青城山蠶叢氏封侯
詞曰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孫之盛於
我何加陽山龍母詞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爲龍惟爾
有神時雨暘而利物魏丞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
非此其身和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魏蓋以使北定和
議致失大用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外
甥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張氏詞曰筮仕于晉曰魏方
開門戶之祥取妻必齊之姜孰盛閨闈之美虞丞相贈
父詞曰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疇

于入者侔於天周仁贈父詞曰有子能賢高舉而集吳地受子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東方朔非有先生傳高舉遠引來集吳地及兩都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獎諭吳挺詔曰闈外致將軍方有成于東鄉舟中皆敵國應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珍臺閒館獨冠臯伊之倫魁廣廈細旃尚論唐虞之盛際又答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爲臣之不易三宿而後出晝勉爲王而留行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太祖太宗之立極聖賢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貽謀

批以旱得雨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間則旱咎證已深雖三日已往爲霖憂端未蕪餘不勝書惟記從兄在泉幕淮東使者其友壻也發京狀薦之爲作謝啟曰襟袂相連夙愧末親之孤陋雲泥懸望今無通貴之哀憐皆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丈云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題而與前送韋書記詩句偶可整齊用之故併紀于此但以傳示子孫甥姪而已不足爲外人道也

容齋三筆

宋四六言卷三
不憚於改爲言之易成之難政或譏於欲速審而後舉
示將不刊爰自先皇已頒明命順考古道作新斯人欲
端本於朝廷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
名是將一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事未畢躬嗣承懼
墜先猷惕增夕厲勉圖繼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
先之一揆至於因夏固損益之殊途務折衷以適時合
於今而累歲庶同乃繹僅有成書掇所先行用敷衆聽
作室肯構第遵成法之良若網在綱庶弭百條之紊自
餘款備繼此施陳已革乃孚行取四時之信所由適治

揭爲萬世之常凡在見聞共思遵守翰林學士韓昉撰
詔書曰皇祖有訓非繼體者所敢忘聖人無心每立事
於不得已朕丕承洪緒一紀於茲祇通先猷百爲不越
故在朝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陳懇奏謂
綱紀以未舉在國家之何觀且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
帥事蓋變則通而通則久以用裕民宜法古官以開政
府正號以責實效著儀而辨等威天有雷風詞命安得
不作人皆顏閔印符然後可捐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
樂之備源流在茲所以必行斷宜有定仰惟先帝亦鑒

愚衷神豈可誣方在天而對越時由易偶若易地則皆然自用載惟殆非相反何必改作蓋當三復於斯言皆曰可行庶將一變而至道乃從所議用創新規維茲故士之風頗尙先民之質性成於習遽易爲難政有所因殆宜仍舊漸祈胥効翁致大同凡在邇遐當體朕意

金

聞見錄

陳王悟室加恩制貴貴尊賢式重儀型之望親親尙齒亦優宗室之恩朕俯適羣情祇膺顯號爰第景風之賞孰若台曜之先凡爾在庭聽予休命具官屬爲諸父身

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規爲四輔三公之冠當艱難創業之際藉左右宅師之勤如獻兆之信著龜如濟川之待舟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屬正統之有歸賴嘉謀之先定緝熙百度董治六官雍容以折肘腋之姦指顧以定朔南之地德業茂著古今罕倫追茲慶錫之頒詢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嘉命有九而天下之達尊者三旣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敷求於載籍仍自斷於朕心杖以造朝前已加於異數坐而論道今復舉於舊章蕭相國賜詔不名安平王肩輿升殿併茲優渥以獎耆英於戲

建無窮之基則必有無窮之福賜非常之禮所以報非常之功欽承體貌之隆共對邦家之祉
洪皓松漠紀聞
皇統三年上欽仁皇后尊諡冊文臣聞正位麗極肇造我家者必資淑聖然後成帝皇之功考諡定名昭示厥後者非薦徽尊無以見后妃之德繫國朝之令典著今古之彝儀伏惟太母博厚配天貞明齊日安順靜愨肅雍塞淵圖王化以始基篤人倫而正本慶流者遠挺生胄族之華善積在躬秀發閨齡之妙言成圖史動合箴規鏘璜瑀以和鳴容皆中節飾紘綖而整治藝則生知

粵自高門言歸烈祖時屬經綸之際進膺窈窕之求禮未備於造舟志已躬於服澣羲爰六子資生允賴於坤儀周亂十人同德莫先於文母體參龍躍祥發燕謀贊榛栗以告虔羞蘋蘩而昭信必敬必戒至靜至柔教以身而先人化自家而刑國琴瑟在御副禕以朝若媯汭之嬪虞用全舜孝過塗山之興夏實佐禹功有開必先篤生皇考立子以適肆及渺躬永惟輔佐之憂勞既勤祖構宜享治安之逸樂遽棄母儀迄茲纂承彌極攀慕弗獲逮事徒瞻服飾之山河未究推尊有感烝嘗之霜

露是以秉均元老蒞禮碩儒謀皆一辭龜得吉卜請奉
長秋之號追嚴厚夜之藏強爲之名道或存於擬議俄
爾可測功豈盡於形容謹遣攝太尉皇叔祖大司空見
奉玉冊寶上尊諡曰聖穆皇后伏惟皇靈在天景福昌
後衣冠原廟聿從高帝之游松柏闕宮寅奉姜嫄之祀
名貽不朽德播無疆

張暉大金集禮

宋四六話卷三終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四表

先臣開寶九年二月入朝一日太祖召宴後苑時惟太
宗及秦王侍坐酒酣詔先臣與太宗敘兄弟之禮命中
人翼起之先臣叩頭辭讓繼之以泣方得免先臣太平
興國三年入朝太宗詔赴苑中宴先臣時獨臣兄安僖
王惟濬侍焉因泛舟於宮池太宗舉御杯賜先臣跪而
飲之明日奉表謝其畧曰御苑深沉想人臣之不到天

顏咫尺惟父子以周親錢惟演家王故事

盧相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為樞密使盧為翰林
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
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偽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
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汝爭得如他多
遜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奉對帝方命洗去自此隙
益深以及于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門非
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石林燕語
蒲中李續好學有高志廬中條山以泉石吟詠自樂未

嘗造州縣真宗祀汾陰詔赴行在續不起有表稱謝云

十行溫詔初聞丹鳳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王闕

之澠水燕談錄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
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
君雖三已而無愠斯言可以立懦志困學紀聞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
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為學士家貧
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

若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

沈括夢溪筆談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贊於謙冲饌去

邪蒿不忘於規諫韓詩外傳周公誠伯禽曰衣成則必

缺衽宮成則必缺隅

困學紀聞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

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云永平

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

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

太真傳

困學紀聞

劉子儀在南陽以翰林學士召中途改知成都彌年又
召為學士至西京復加兩學士知鄭州謝表云蓬山已
到屢為風引而回長安甚遙但覺日邊之近按國史劉
子儀天禧四年自正字除翰林明年出守合肥乾興元
年復入翰林頃之以中丞罷又知汝陰天聖五年三人
為學士承旨六年知廬州以老罷八年薨據此子儀實
三八翰林未嘗守成都及鄭州亦未嘗加兩學士曾記
誤也據此謝表乃宋子京然宋實自真定移守成都自
成都召為三司使以言者論列改三學士知鄭州亦與

會所記不合

舊聞證誤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在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雁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四六話

丁謂投荒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意丁復還御史中丞陳琰字伯玉相州永定人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

左道懷姦殺而無赦故周庭負屨難私管蔡之弟兄漢犯不綱遂致莽丕之篡竊安危之慮其可忽諸雷州司戶參軍丁謂頃自書生獲升科第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苞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先帝上仙首膺顧命聖君纘緒盍罄公忠乃陰蓄於姦謀將玩窺於神器引巫師之妖術因魘魅於官闈易神寢之龍岡冀消除於王氣賴祖宗垂祐社稷降靈遽顯露於凶邪已申明於典法漢臣獲罪合行盤水之誅君集就烹豈顧凌烟之像國家終恢全度特屈深仁止行奪爵之文才

示投荒之責歲月未幾釁惡益彰中外於茲痛憤猶積
今展禋柴之禮特推渙汗之恩凡爲得罪之人悉有滌
瑕之望必慮丁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尙假息於遐荒
冀量移於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
事王藩更無牽復

清波別志

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
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
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
還封爲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須於是日到仍須宴

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
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
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主之功多

劉延世孫
公談圃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桷畧
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搜山

搜山一
作披山

開荒自我取之

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
對生事若兩聯皆生事則傷於奧澁若兩聯皆熟事則
無工蓋生事必用熟事對出也如夏英公辭奉使表畧
云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

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岵忍聞禁侏之音不拜單于用
鄭眾事禁侏見公羊此生事對熟事格也夏英公免起
復奉使表世以為工其間一聯云王姬築館接仇之禮
既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此聯亦不減前一聯也

四六話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蚺之文簡凝含醜之墨餘蚺見詩
貝錦箋筆銳干將墨含淳醜出文心雕龍 困學紀聞

國朝之制食邑滿萬戶乃封國公杜正獻公既致仕因
郊祀當加恩而食邑未滿萬戶特詔封祁國公蓋異禮

也其後遺表有曰非萬戶而忝賜履之封自三少而席

司成之重蓋謂是云

徐度却掃編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乃
朱說也後請於朝始復舊姓表中改用鄭準一聯云志
在投秦入境竊同于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
范蠡范睢專在文正用之尤為切當今集中不載 龔明之中

吳紀聞

范文正復元姓用陶朱張祿事世皆傳誦大中祥符五
年海陽陶岳作五代史補百餘條蓋補王元之內相五

宋四六言卷四
代史闕文未備者其書梁事中有鄭準性諒直長於賤
奏成汭鎮荆南辟為推官汭嘗亡命改姓郭氏令準草
表乞歸本姓其畧曰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
盱眙為人報怨昆弟之間黥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
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乘舟難效于陶朱志切投
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如此則前已有此聯特文正公拈
出尤為切當云

清波雜志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
云此而為郡練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

之節天下歎公至誠於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
也

澠水燕談錄

高平范相謝罷相表云常欲慎惜名器俾士人革奔競
之風不敢妄圖事功冀宗社獲和平之福翟參政公巽
與公書取此云庶幾革奔競之風格和平之福如公所
云也

四六談塵

富文忠公熙寧二年再相王荆公為參知政事始用事
與文忠不協文忠力丐去以使相判河南府上章自劾
繼改亳州今錄於此清時竊祿難逃素食之譏白首佐

宋四六言卷四
朝遂起蔽賢之謗幸聖明之洞照舉毫髮以無遺顧此
薄材尙容具位中謝切念臣業非經遠識寡通方少因
章句之科得偕羣俊長脫簿書之秩獲事三朝仁宗之
顧遇匪輕英廟之丁寧尤甚旋屬大人繼照飛龍在天
思肯構於先基忍遐遺於萬物澗蘋何美雜圭璧以薦
羞槽馭已疲復驂駟之共駕殫力雖勞於負嶽小心更
甚於履冰果不克堪遂貽彈劾如安石者學強辯勝年
壯氣豪論議方鄙于古人措置肯諧于僚黨至使山林
末學草澤後生放自得之良心樂人傳之異說蘋蘋者

子譎譎其書足以干名足以取貴拖紳朝序者非安石
之黨則指爲俗吏圓冠校學者異安石之學則笑爲迂
儒歎古人之不生恨斯文之將喪臣切觀安石平居之
間則口筆邱旦有爲之際則心身管商至乃忽故事於
祖宗肆巧譏于中外喜怒惟我進退其人待聖主爲可
欺視同僚爲不物臺諫官以茲切齒謂社稷付在何人
士大夫罔不動心以朝廷安用彼相爲臣及此事主若
何臣非不能秉筆華袞之前而正其非覆身青蒲之上
而排其失重念陛下當淵默堯舜中和禹湯同天德

之尙仁待人臣之有體徒高唇吻莫補聰明且區區晉都尙有相先之下佐况赫赫昭代豈有不和之大臣愚念及斯衆言陋此伏乞陛下特申雄斷大決羣疑正安石過舉之謬以幸保家邦白臣等後言之罪而俾歸田里如其尙矜微朽處以便藩不唯有遂于物情亦以不妨于賢路如是則始終事聖史傳不附于姦朋去就爲臣物議庶歸于直道其臨薨二表尤爲懇切明清家舊有之今不復存東坡先生公神道碑云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者也徐敦立國亦載其畧至於謂宮闈之臣不

可使之專總兵柄人心不服易以敗事後來童貫之徒是矣躉哉先見之明焉

揮塵餘話

歐陽公坐擅止青苗錢特放罪上表謝曰敢不戒小人之遂非思君子之改過

司馬光日錄

國朝百官致仕庶僚守本官以合遷一官回授任子侍從仍轉一官宰執換東宮官熙寧初歐陽文忠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謝表云道愧師儒乃忝春宮之峻秩身居畎畝猶兼書殿之隆名自是以爲例

揮塵後錄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柝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鬼神受職曾子宣賀赦表曰鉤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海波濤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筆力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方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王特進暮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

陳師道后山詩話

叔弼棐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謝宰執啟云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稀尙守軍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翟公巽自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謝表云惟昔先臣再臨東越豈其暮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猶有奉嘗之舊恬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耆年覽觀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

無名氏南窗紀談

張文潛崇寧元年復直龍圖閣知潁州謝表云我來自東每兢兢而就列炊未及熟又挈挈而告行臣僚上言

宋四六詩卷四
云我來自東是爲不欽豈有君父之前輒自稱我雖至親不嫌於無文有時而爾汝然非謝表所可稱之辭雖數更赦宥不可追咎亦不可不禁如今後有犯者仰御史臺卽時彈劾

能改齋漫錄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憲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尙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神宗讀表至此憐其意而留之歐陽文忠公謝致仕表云雖

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踰踰退舞敢忘舜帝之笙鏞翼翼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冥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霍雖傾向遯日華之明潤其意謂萬物不離于天地雖致仕亦不離君父也子瞻爲筆說大以此爲妙云古人謝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

四六話

蘇頌知滄州陞辭仁宗曰朕每欲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頓首謝兼語及偏親留京師未能偕行上問卿母誰氏對曰故龍圖直學士陳從益

之女上曰是天聖間侍從耶對曰從益祥符中館職已而外遷久之因自廣州罷還不蓄南物獨載俸餘見錢過嶺仁宗聞之擢知制誥上曰其清節過於馬援矣故謝表云憫臣之數奇多難特軫淵衷勉臣以直道自明屢形天語宋名臣言行錄

周孟陽春卿英宗宮僚聖眷素厚書簡以老丈稱之當議儲副時英宗固辭春卿就臥內諭意上大悟拜春卿牀下遂正儲裕陵在東宮朝廷行以春卿為翼善春卿為人純直謂不當為父子宮僚上表力辭有親奉堯言

躬承禹拜之句孫公談圃

王狀元君貺天聖庚午甲科及第元豐戊午垂五十年方有重金之賜謝表特優略云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目豈伊散任得拜恩章車服以庸品儀辨等國朝故事惟二府刻毬路之花文武近班通一例號遇仙之樣獨承面命度越朝規此蓋陛下寵厚老臣禮加常制憫事三朝之舊俾階四府之崇奉以垂腰既表重繆之麗寶之在體更增上笏之華文瑩玉壺清話

舊制執政以上始服毬文帶佩魚侍從之臣止服遇仙帶世謂之橫金元豐官制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並服遇仙帶佩魚故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蓋謂是也

却掃編

梁簡文為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

榛異子烏之辨又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

元仲表岐嶷之質乃啟平原之封

荷戟入榛場雄童烏事熙祖晉太子適字

元仲魏明帝字元豐末皇弟侃

一作

封晉寧王制全用熙祖元

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也

困學紀聞

梁莊肅為相以張揆為三司副使時議不服御史呂景

初吳中復馬遵造

商本

上疏論之皆斥逐蔡襄繳詞頭

不肯草制故莊肅亦罷景初謝表畧曰丞相以奸而犯

法政當奈何御史之職在觸邪死亦不避

東軒筆錄

王荆公秉政薦呂惠卿及惠卿參政有射羿之意條列

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

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

自明義不足以懲姦而人人與之為敵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

劉攽王介同為開封試官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舉子

多用畜字字聲近御名介堅欲黜落敘謂禮部先未嘗
定此名爲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御史張戩程
顥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爲議罰太輕
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敘也謝表略曰曠弩射市
薄命難逃飄瓦在前伎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
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蓋謂此也 東軒筆錄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卽上都之福地再
廣真庭會列聖之睟容益嚴昭薦又云回廊曼衍圖拱
極之近僚闕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 呂祖謙紫微詩話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學士
之職嘗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真授蓋公嘗爲翰林
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郎拜中丞銜內
不帶權字公爲中丞時官已至侍郎故云亦蒙真授也

紫微
詩話

正獻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有云特以百
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主上非常之遇
又云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旁無厚援
絕背公死黨之嫌又云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

備以曠官

紫微詩話

表章有宰相氣骨如范堯夫謝自臺官言濮王事責安州通判表云內外皆君父之至慈出處蓋臣子之常節又青州劉丞相罷省官謝起知滑州表云視人郡章或有驚異諭上恩旨罔不歡欣又云詔令明具止於奉行德澤汪洋易於宣究愛其語整暇有大臣氣象劉丞相守鄆謝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所願學者古人顧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此真罷相表也 四六話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其後東坡行忠宣公辭免批答徑用此語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其後忠宣上遺表亦用之云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此又述批答之意亦前所未見也 東齊

野語

劉平石元孫既爲吳賊所敗邊威益削時夏竦守涇原

乃拜章求罷兵柄其畧曰惟保定之窮邊稽有唐之前
制遙兼鄭滑旁總邠寧領北平三軍洎安西四鎮精鎧
五萬具裝九千秀實之出奇兵馬璘之提禁旅禦茲西
寇尙或無功而况營府久荒樓雉重葺依然狐兔之藪
莫覲貔虎之師臣受畧之辰便議營繕城纔板築地已
凍堅方卜中春再程庶役又以小羌負德積歲造謀跨
竇融之故區有呼韓之舊地廣募凶黨十倍賊庭若不
縻之以恩則當較之以計方將博求跳盪精練師徒竊
李牧雁門之機希羊祜終南之算俟釁爲動持重以須

不需首級之勞冀成歲月之效豈意隣城徃於常勝大
將墮於奸謀忽沮我師數增賊勢改襲犀兕屬厭餽糧
四校驚嗟三秦震駭用儒不效在理已明又曰朝那平
地祆巢密邇回中川閣賊逕交通以四萬甲兵備六十
城寨排列險隘則用軍忌分聚致要衝又固圉斯闕以
寡制敵未知永圖又曰資性憂畏厯官艱難傷弓之禽
聞虛弦而破膽逸網之獸罾垂蔓以殞心由是數爲言
事改換其語以爲謹封章傳布漏泄近機復引破膽殞
心之句爲怯懦特甚示狄以弱不復原其自敘厯官艱

宋四六言卷四
難之意後乃詔邊臣事有干機密者並得實封以聞竦
文思精敏善於敘事傳其章疏徧於天下亦頗以此爲
累焉

田況儒林公議

治平中英宗患歷代史繁多難見令司馬溫公編進君
臣事跡溫公請置局辟官薦劉恕道原劉攽貢父趙君
錫無愧而無愧以親老辭後又辟范淳父在局遂成一
代書成則進上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元豐末進五代紀
而書成遷公資政殿學士除淳父秘書省正字爲賞典
時道原已前死貢父方貶官衡州也元祐初溫公還朝

作門下侍郎用宰相蔡持正劄子方下國子監開板杭
州雕造劇致工也令溫公門下士及館職校雕之板成
遍賜宰執侍從及校讎官各以表謝獨芸叟表能盡著
書始終今載於此畧見通鑑本末焉畧曰英宗皇帝患
學者不能遍窺况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
疇若臣哉莫如光者神宗皇帝揮宸翰以錫名勅經筵
而進讀自爲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治原捨茲安出又曰
上下馳騁於數千載間出入相隨於十九年內尙假言
官之督責熟諳里俗之謗詭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

之志雖古者興亡事迹固已粲然而光之筋力精神於此盡矣又曰旅遊東國嘗屢欲於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於先業嗟君臣之際遇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云云張芸叟又有詩謝范學士淳父云通鑑初成賜近臣不遺疎賤事恩均我投湘水五千里君滯周南二十春東觀汗青身是夢西齋削藁事如新細思當日修書者祇有三人今二人謂劉貢父道原范淳父也淳父時爲講筵芸叟爲臺官也

四六話

林敏功子仁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杜門不出者二十

十年元符末詔徵不赴與弟敏修居比鄰終老以文字相友善敏修亦終身不舉進士世號二林政和中林震爲郡守謂吾宗有隱君子出郊見之還朝舉其隱德賜號高隱處士旌表其門子仁謝表云自是難陪英俊之遊何敢妄意高尚之事臥牛衣而待旦寒如之何搔鶴髮以興懷老其將至

尚友錄

蔡天啟紹聖元符間爲中書舍人嘗與元祐諸公遊遂遭斥逐嘗守睦州到任謝表有曰城譙聞寂一葉落而知秋島嶼縈迴二水合而成字

陳巖肖庚溪詩話

熙寧三年曾宣靖為昭文相以疾乞解機政久之除守
司空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王文恭為內相
當制進草神宗讀至高旗鉅節遙臨踐土之邦閒館珍
臺獨揖浮邱之袂顧文恭笑云此句甚熟想脩下多時
文恭云誠如聖訓歸語其子仲修云吾自聞魯公丐去
卽辦此一聯歎服上之精鑒如此

揮塵餘話

神宗自穎王卽位元豐中升穎州為順昌軍節鎮時元
厚之罷參政作穎守令郡中老儒士胡士彥作謝表公
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畧曰燾土立社

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圖雖舊錫
命維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建中軍之望府謂文
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為嘉名以侈舊服

四六話

元豐改官制新作尚書省車駕臨幸自令僕尚書侍郎
以降各分省戶皆命翰林待詔書周官一篇於廳壁蘇
子容為謝表云三朝漢省已叨過輦之恩六典周官願
謹書屏之戒當時稱之

沈作喆寓簡

集賢院學士故事不分高下但以為名而品秩自從其

官然在學士之例視待制則爲優故元厚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卽位亦特換授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其一作共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惟麗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爲閒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兼領又云惟其恩數之優當有官儀之別亦嘗自言於公府豈敢取必於僉諧石林燕語正郎初遇郊止得蔭子不及他親法也元祐中黃魯直

應任子特請於朝捨子而先姪後遂爲例東坡薦黃自代之詞瑰琦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今士夫當郊該蔭補而累奏其子者有之清波雜志

李端叔之儀趙郡人以才學聞於世弟之純亦以政事顯名兄弟頡頏於元祐間端叔於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之范忠宣公疾篤口授其指令作遺表上讀之悲愴之餘稱賞不已欲召用之而蔡元長入相時事大變且興獄治遺表中語端叔坐除名紹興中趙元鎮作相重修泰陵實錄書成加恩呂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一對云

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英一作陰靈不顯於麻制
中時人以爲用語親切不以蹈襲爲非也揮塵後錄
范蜀公六十三歲致政歸第後十餘年上欲起之者再
三蜀公表謝云六十三而告老蓋不待年七十五而復
來孰云中禮朝廷無以強竟從其請范公傳過庭錄
范淳父爲其叔祖景仁草進樂表云法已亡于千載之
後聲欲求于千載之前事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呂正
獻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于三公疾疢嬰纏敢
望年踰于七十世謂能道二公胷中事也四六話

劉丞相莘老初拜右僕射表昭曰命相之難爲邦所重
維皇盛世尤慎此官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勳業繼踵
裁五十二人劉公拜相實元祐五年庚午距今紹興十
年庚申五十年矣繼踵爲相者又二十有八人通前共
八十人焉却掃編

劉丞相莘老罷相自鄆徙青謝表云東方大國莫如鄆
青微臣何人繼爲帥守趙清憲正夫自禮部侍郎除中
司謝表云省部六曹禮爲清選憲臺三院丞總大綱四

談塵

沈存中緣永樂陷沒謫官久之元祐中復官分司以表
謝曰洪造與物難回霜霰之餘聖恩及臣更過天地之
力又曰雖奮竭之心難伸於已廢之日惟忠孝之志敢
忘於未死之前皆新語也

四六話

滕元發光祿受知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荆公
不合遂出爲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謫知池安二州既罷
安州許朝見至國門將復用之又中飛語再謫知筠州
是時尚艤舟國東普照寺也先子實公之客是時在東
師托撰陳情表自辨先子爲公草之盡載于此曰人情

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
號天蓋情發于中而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
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
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赴愬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矜
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
季文子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
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
言但信道直行謂人如已既恃深知于聖主肯復借交
於衆人任其疎愚積成舊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餘年

攻臣之言何所不有偶因疑似直欲中傷至如臣頃在
京東謬當帥路材微任重祿過災生驗凶人始造謀之
年乃愚臣未到任之日其時陛下特遣親信就以體量
在于臣身並無詿誤言事之臣不知本末或罔臣以失
察或誣臣以黨奸欲于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幸賴
聖君之照鑒力排衆議以保全爰自偏州漸移節鎮昨
因考滿許赴闕廷中書旣不外除交代又已到任官爲
近侍理合朝參實欲敘愚臣久蒙含垢之恩謝陛下稍
復善藩之賜况臣素無黨援惟祈一望清光今者纔入

國門復除江郡戀闕之心徒切見君之日無期拜命傍
徨不知所措尋觀誥意復領裝錢方悟此行非緣重譴
臣是以敢陳危懇上冒天聰輒希行葦之仁曲軫遺簪
之眷竊緣筠州闕次尙在來春鄉里田園素來微薄家
貧累重四方無歸臣非敢別有僥覬更求錄用但患難
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畏怖成疾伏望皇帝陛下愍
餘生之無幾宥前日之異恩改授臣頴壽湖潤一郡稍
便醫藥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一瞻天日之
表然後退歸田里歌詠太平自述臣子之遭逢歸詫鄉

隣之父老區區之願永畢於斯滕公讀至戀闕之心徒切見君之日無期起執先子手揮涕曰此予心欲言而不可得者也表入神宗大悅以滕公知湖州湖乃公所乞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與公壻何洵直邦彥同曹聞滕公得湖州以詩賀邦彥曰清風樓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主謫仙人謂公初登第時倅湖州距是三十年矣

四六話

華陽賀老人星見表曰金行貫序顯氣肅乎西成珠緯躔空祥輝麗乎南極又曰薦人君之壽既稽元命之圖

表天下之安又載西京之志一時慶語無出其右

辭學指南

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惟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為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表云雁飛銀漢雖閱景於千齡龍繞青山終儲祥於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罹增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呂太尉謝賜神宗御集表云鳳生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遙龍藏於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

四六話

王荆公與吳冲卿丞相同年同歲又修婚姻之好熙寧
中越兩制舊人三十餘輩用爲三司使樞密使副又薦
代已爲相已爲相冲卿遂擺其跡欲與荆公異力薦與
荆公論事貶斥之人如呂晦叔李公擇程伯淳還朝又
欲稍變新法及力言荆公家中兄弟不和事以阻抑之
荆公去而不復召者冲卿力也公在金陵熟聞之因中
使傳宣撫問以表謝曰晚由樸學上誤聖知智曾昧於
保身忠每懷於報國讒誣甚巧竊憂解免之難危拙更
安特荷眷憐之至况遠跡久孤之地實適言易間之時

而離明昭哲於隱微解澤頻繁於疏迤所謂適言易間
乃謂冲卿也未幾冲卿薨於位公作挽詞云氣鍾舊國
山川秀者譏其鄉里本建州也

四六話

齊齋倪公曰荆公表云旌旃所指燕及氏羌樓櫓相望
誕彌河隴此摘取詩語兩字用之前輩多如此

辭學指南

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興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
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
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其後荆公罷相
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

宣化收功尙冀於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文章師承未
有無從來者也 四六話

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
外各作一表既具藁無可於公意者公遂自作今見集
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邱園益
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眾以爲不及也 四六談塵

熊伯通任金陵爲王荆公幕府官代公作立貴妃表云
有警戒相承之道無險詖私謁之心荆公取而用之後
人因用此一聯相承不已 四六話

譚昉曲江人荆公少年仕宦韶州之友也特善賤表荆
公在金陵稱其一對云車斜韻險競病聲難競病二字
曹景宗故事也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何處春深好詩
以斜車二字爲韻往來幾百篇 四六話

宰臣呂大防等言昨奉聖旨宣諭皇帝納后有期已令
入內侍省檢舉施行者伏以塗山啟夏渭涘興周于胥
度土之辰親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適契亨期將開前
寢之模宜謹曲臺之議恭惟皇帝陛下天錫仁孝日新
光明躬親萬幾雖稟東朝之訓表帥九御尙虛中壺之

尊伊欲迓于家邦必先正其服位太皇太后殿下念宗
祊之奉篤風教之先歷詢慶門咨求淑媛將協定祥之
兆當陳備物之嚴嘉命惟行體二儀之判合舊章可舉
在六禮之親成自納采至於告期繇命使訖乎上禮車
服有等幣贄有常古今相沿方冊具載臣等不勝大願
伏望誕頒明詔豫敕奉常考沿革於前王參節文於通
禮制爲成式付在有司袞冕穀圭益重謹婚之義金根
駟馬悉全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賢之配
聖善承億載流化萬方凡在懷生率同大慶太皇亦降

答詔前輩謂元祐納后禮制視天聖景祐討論特爲詳
備

清波雜志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劍埋光尙負斗牛之氣此

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爲邪人如此人主何以辨之

鶴林
玉露

呂吉甫問客蘇子瞻文詞似何人客揣摩其意答之曰
似蘇秦張儀呂笑曰秦之文高矣儀固不能望子瞻亦
不能也徐自誦其表語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辨韓琦
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問而退

老學庵筆記

留京師吉甫作謝表云歷官三十八任受恩雖出於累朝去國四十二年留侍方從於今日默記
元章簡公厚之致政表云正至衣冠莫綴邇聯之列歲時牛酒尙霑甲令之恩又謝越州表云驅車萬里虛出玉門之關乘駟一麾幸至會稽之邸謝子耆寧除職表云疲牛抱犢同齟豐草之甘倦鳥將雛不失上林之樂皆爲人稱頌其作王荆公相麻亦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衮及繡人久佇于公歸或以爲先後失倫四六談塵

元厚之久作藩郡後聞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厚之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爲危事用李德裕獻替記伐劉楨李石令中人石元貫奏橫水明光之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遂誅劉楨焉四六話

唐于公異爲李西平作收京城露布云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虞不移廟貌如故皆以爲工而不知其所自先

是傳季友爲宋公劉裕作謁五陵表云山川無改城闕
爲墟宮廟隳頓鐘虛空列又宇文周平高齊語曰幽青
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公異蓋出此也近
世陳履常稱曾南豐表語云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
渤澥波濤不驚信爲奇偉然韓退之先云析木天街星
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子固亦淵源于此耳世間
好語往往壞於相似前輩要作不經人道語然用意過
當反累正氣爲文務大體又似不當如此要自清新簡
遠爲佳耳

寓簡

元生嘗稱曾子固謝頒朔表臣幸備藩方預聞告朔去
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歎功名之晚以爲
妙處全在晚字

曾鞏後耳目志

宋四六話卷四終

宋四六話卷五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五表

蜀中石刻東坡文字藁其改竄處甚多玩味之可發學者文思今具注二篇於此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學問日新下云而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於臣字上塗去而字竊以人臣之獻忠改作納忠方多傳於古人改作古賢又塗去賢字復注人字智如子房而學則過改學字作文字但其不幸所事暗君改所事暗君作仕不

遇時德宗以苛察爲明改作以苛刻爲能以猜忌爲術而贊勸之以推誠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好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後於逐句首皆添注德宗二字治民馭將之方先寫馭兵二字塗去注作治民改過以應天變改作天道遠小人以除民害改作去小人以陛下聖明若得贊在左右則此八年之久可致三代之隆自若字以下十八字並塗去改云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漢文聞頗牧之賢改漢文聞三字作馮唐論取其奏議編寫注呈塗去編字却注稍加

校正繕五字臣等無任區區愛君憂國感恩思報之心改云臣等不勝區區之意獲鬼章告裕陵文自孰知耘耔之勞而下云昔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廷効于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見於大中後乃悉塗去不用曠彼西羌改作憬彼西戎號稱右臂改作古稱非愛尺寸之疆改作非貪自不以賊遺子孫而下云施於冲人坐守成筭而董氈之臣阿里骨外服王爵中藏禍心與將鬼章首犯南川後乃自與將而上二十六字並塗去而西蕃首領鬼章首犯南川爰敕諸將改作申命

諸將蓋酬未報之恩改作爭酬生擒鬼章改作生獲其
下一聯初云報谷吉之冤遠同強漢雪渭水之恥尙陋
有唐亦皆塗去乃用此二事別作一聯云頡利成擒初
無渭水之恥鄧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末句務在服近
而柔遠改作來遠

梁溪漫志

子瞻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蘇曰汝
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
進至為潁州因有此賜用為表謝云枯羸之質匪伊垂
之而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為兵部

尚書又作謝對衣帶表畧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
何知冒慶雲之渥采魚鰕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
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涵造化之妙旨矣

四六話

東坡守杭守潁皆有西湖故潁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

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為西湖之長

鶴林玉露

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人多不知先
後之義練塘洪慶善吏部興祖引前漢志云見神於先
後宛若其注云兄弟妻關中呼為先後予觀東坡徐州
謝上表云信道直前會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為先

後之容或疑先後不可對坎井蓋不知亦出於此也梁溪

漫志

先生嘗愛東坡過海謝表云臣無毫髮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而獨來蓋蕭然出四六畦畛之外後耳目志

東坡益州謝表云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至今膾炙人口蓋用後漢袁敞傳張俊語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朱翌荷覺寮雜記

鄧安惠自翰苑出守成都謝表云捫參歷井方知蜀道之難就日望雲已覺長安之遠用李泰伯語又嘗有啟云三山已到輒為風引而還九關神遊不覺夢驚而失前輩文采風流蘊藉如此能改齋漫錄

外大父晁舍人謝落職表云投鼠忌器輒言天子之從臣剪爪及膚不識朝廷之大體指耿黃門而言四六談塵

閻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肯妄下必求警策以過人謝再除陝西轉運使表曰識道重來端同老馬操刀却視若宰全牛謝復官表曰悲未見於齊羊笑中分於鄭

鹿臨死作發運使表曰轉輸九路回泝萬艘過冒職名
出持使旨夢遊帝所驚睥面之回春來自日邊覺榮光
之照水漸浮楚澤回望堯雲伏念臣少也羈孤長而疵
賤學宗論語孟子粗識指歸仕遇神考秦陵俱蒙獎擢
而臣志未伸於每剉恩不報而逾深髀消乘傳之餘心
折號弓之後侵尋晚景辜負明時頃畢通喪適逢初政
饒軍西塞賜對中宸曲荷聖知竟除宰屬忽從怨府升
寘儒林未免螢窗之厓但愧桑榆之晚三光倒影自一
壺中萬里提封幾半天下然而承平旣久積弊日深公

私困於盜攘官政習於涵養偷安則如抱薪救火欲速
則如以莖療饑必待更張庶能漸正然恐約束未周於
郡縣謗傷已達于闕朝明月夜光寧無按劍高山流水
自有知音仰恃聖明俯殫勤拙矢心論報沒齒爲期四
六
語

孫賁公素除河東轉運使託先子代作謝表蓋河東堯
故郡之地曰富歲三登有唐叔得禾之異輿情百樂興
堯民擊壤之歌末云過太行回顧雲下義感親闈望長
安遠在日邊心馳帝闕公素讀之笑曰公乃末篇寓忠

孝之意也

四六話

牙四六言卷五

五

張天覺丞相再召到闕謝表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還朝屋上之鳥亦好後有達官表亦云十年去國不聞長樂之鐘一日還朝復見大君之鼎見魏漢津所鑄九鼎初成也

錢愐錢氏私誌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陸農師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

困學紀聞

元暉為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昭潭後復管勾江州太

平觀謝表曰言之未盡悔也奚追

老學庵筆記

豐相之於舒信道鄒至完於呂望之其為人似不類然相與皆厚甚不以鄉里及同僚故也相之為中司時猶力薦信道至完元符中進用則實由望之薦也及其直諫遠竄望之坐薦非其人褫官謝表云臣之與浩實匪素交以其嘗備學校之選於先朝能陳詩賦之非於元祐比緣薦士遂取充員豈期螻螻之微自速雷霆之譴其敘陳終不以至完為非亦不易矣

老學庵筆記

蘇在廷元老東坡先生之從孫自幼即卓然東坡許之

宋四六話卷五

六 海山仙館叢書

元符末入太學東坡已渡海每與其書委曲詳盡宣和中
 中歷館職郎曹奉常言者論其宗元祐學術罷為宮觀
 而謝表乃云念昔黨人偶同高祖士大夫頗少之揮塵餘話
 楊子安侍郎坐黨籍謫官洛陽其謝再任宮祠表云地
 載海涵莫測包荒之度春生秋殺皆成造化之功邸報
 至丹陽蔡元度在郡見報驚歎諷詠之四六話

今時士大夫論四六多喜其用事精當下字工巧以為
 膾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前輩表章固不廢此然其剛
 正之氣形見於筆墨間讀之使人聳然人主為之改容

姦邪為之破膽元符末劉元城自貶所起帥鄆當過闕
 公謝表云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
 已之而無愠坐是遂不得入見大觀間陳了翁在通州
 編修政典局取尊堯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愚公
 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後竟再
 坐貶此二表於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氣節凜凜如嚴
 霜烈日與退之所謂登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者似不
 侔矣梁溪漫志

翟三丈公異宣和末蔡條約之用事外召從官七人公

巽再以瑣闥召力辭之未至闕有旨落職官祠繼而復
還待制公作謝表有云彈貢禹之冠誠非本志奪伯氏
之邑其又何言又云惟一與一奪之命無有三三而三
仕三已之心敢懷愠喜人多稱之

張邦基墨莊漫錄

翟公巽謝對衣金帶鞍馬表云顧臣非緇衣之宜敝子
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葉少蘊謝頒朔表曰
豈特千歲之日可坐而致將使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汪
彥章賀進築隆兌二州及城寨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
谿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經史全語而工

者 墨莊漫錄

翟公巽雖爲蔡京所汲引然抗直不爲屈初代宰相作
賀日有戴承表末云衆非后何戴率傾就望之心無不
爾或承永懷畏愛之德京讀終篇曰奇文也然無不爾
或承對衆非后何戴似乎偏枯欲以臣不命其承易之
亦不失承字而稍加親切如何公巽曰勝矣然業已供
本竟不易京亦不能奪也未幾又代作天神示現表有
云聖神受命穆清告成禹錫祖宗在帝左右顧子湯孫
末云在天對越乏清廟肅雍之儀前席具言愧宣室鬼

神之問京曰國有盛事如此公異之文真爲時而出也
公異徐曰疇昔不命其承抑云過矣今日爲時而出厥
有旨哉京雖惡其不遜然尙能容之石林嘗喜道之
翟公異參政汝文守越以擅免民間和買縑帛四十餘
萬爲部使者所劾貶秩公謝表云欲安劉氏無嫌晁氏
之危豈若秦人坐視越人之瘠迫去郡郡人安其政將
相率投牒借留公知之命取其牘以朱書其上云固知
京兆始爲五日之留無使稽山復用一錢之送其用事
精當如此

梁溪漫志

道家者流謂蟾蜍萬歲背生芝草出爲世之嘉祥政和
初黃冠用事符瑞翔集李諲以待制守河南有民以爲
獻者諲卽以上進祐陵大喜布告天下百官稱賀於廷
上表云九天睿澤溥及含靈萬歲蟾蜍聿生神草本實
二物名各一芝或善辟兵或能延壽乃合爲於一體允
特異於百祥命以金盆儲水養之殿中浸漬數日漆絮
敗潰贗迹盡露上怒黜諲爲單州團練副使謝表云芹
獻以爲美野人之愛則深輿乘而可欺子產之智焉在
諲至之孫也

揮塵後錄

宣和初童貫平方寇既歸與王黼生隙黼大懼遂媚貫奮當北伐事四年夏不謀於衆兵遽起魯公時已退休亟請對具爲上言句止不可未幾伯氏亦有宣撫命於是魯公垂涕頓首上前曰臣不任北伐寧自甘閒退今臣子行誠無以曉天下願陛下保全老臣上不聽則曰臣請效括母及語伯氏曰吾將哭師也及後燕山告功魯公以表賀上其末云臣慮終而不慮始知守而不知通有覲初心徒欣盛烈上覽表時喜見顏色曰太師能自直守如此因以穀核酒醴頒賚甚寵俾公慶伯氏之

歸也

蔡條鐵圍山叢談

初置觀文殿大學士詔自今非嘗歷宰相不除著爲令宣和七年先公自北門召忽有此授方引故事退避明年復召爲中書侍郎遂拜相前告猶寄左藏庫淵聖遣中使取以賜先公復力辭上終不許先公不得已受之謝表畧曰知章兩命之兼榮足爲盛事張說大稱之獲免有愧前修蓋謂是也

却掃編

故事宰輔領州而中使以事經由必傳宣撫問宣和間先公守南都地當東南水陸之衝使傳絡繹不絕一歲

宋四六詩卷五
中撫問者至十數故嘗有謝表云天闕夢回必有感恩
之淚日邊人至嘗聞念舊之言 却掃編

秘書新省成徽廟臨幸孫叔詣作賀表云蓬萊道山一
新羣玉之構勾陳羽衛共仰六飛之臨同時無能及者
老學庵筆記

趙延康在宣和靖康間聲望風采震耀一時及守宛邱
百戰禦敵卒全其城來朝行在高皇欲以左轄命之議
者謂宗室輔政非故事遂止方公之南徙也謝表有云
臣本支百世侍從三朝又云堅壁以保近畿慨前功之

俱廢登壇而陪盛禮懷曩遇以自憐讀者悲之

放翁
題跋

宣和間尙書新省成車駕臨幸時宰命一時朝士能文
者各擬謝表獨林子中者擅場其一聯云北辰居極外
環象斗之宮黃道初經旁及積星之位 浩然齋雅談

宣和中先公在北門有王褒者宦官也來爲廉訪使在
流輩中每以公廉自喜且言素仰先公之名德極相親
事會人奏回傳宣撫問畢因言比具以公治行奏聞上
意甚悅行召還矣先公退語諸子意甚恥之故謝表有
曰老若李鄜久自安於外鎮才非蕭傅敢雅意於本朝

長兄惇義之文蓋具著先公之意也

却掃編

歐陽瓌謝賜御製宣德樓上梁文表曰端門層觀虹梁
鬱起於中天奎畫寶章芝檢驟來於清禁首聯雖見賜
宰臣之意而奎畫寶章芝檢不無稠疊矧是御製不應
用奎畫芝檢此所以爲第三人也又曰相周王之考室
初無補於涓埃仰虞帝之作歌乃獲窺於黼黻此聯却
工辭學指南

鄭威愍公驥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挂權臣之
橫恩崇觀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公之一節如此馮

翊之死義其處之有素矣

困學紀聞

馬涓巨濟宣和間謝復承事郎表云岌堯丹闕如曾清
夢之遊藍縷綠衣猶是廣庭之賜

四六談塵

童貫蔡攸收復燕山奏至宰相王黼率百官稱賀表中
多得意語云陞峻明堂旣揭平朔之號軒藏石鼓仍題
復古之名承九清之命而整神霄陰相之旅建三辰之
旗而向太一下臨之方

秀水閒居錄

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童貫蔡攸大奏凱以入告功
於朝六月一日蔡京上賀表曰師由義動往城于方國

以和成不戰而屈舉全燕之故地弔大漠之遺民戴白垂髻歡呼而解衽壺漿簞食充塞而載塗萬國來同一夜底定乾坤動色廟社用光中賀惟北有邦實冀之府大禹所別有虞嘗巡粵我造邦之初遂爲與國之敵始約兄弟尊至祖孫金縉締交使傳洽至其強勿率偕位號者二百年有志未遑更聖君之六七作惟昔神考于時元豐分將隸兵聯民講武閱九軍之師陣建北面之黃旗無釁可乘有訓斯在皇帝陛下以重華而紹帝之事以下武而繼文之聲因其天亡之時成是席卷之勢

臣顧爲稚長久誤眷知詩禮之庭屢趨而過軍旅之事蓋未嘗聞察之於談笑杯酌之間付之以疆場甲兵之事乘其萬舉萬全之會授之百發百中之機是惟秉鉞以專征豈可因人而成事山川草木悉歸輿地之圖士女臣民盡効職方之貢此蓋皇帝陛下懋昭大德適駿先猷人斯效能天實助順揚勵無前之偉績鋪張不世之宏休千載君臣適遇風雲之際一門父子得爲勲戚之家

三朝北盟會編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敏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表

云上皇勅勤授皇圖於元子微臣攝直適視草於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野客叢書

靖康元年徽宗巡幸淮泗將還京闕禮部郎中劉觀代宰臣賀表云漢室太公本是蓬蒿之叟唐朝肅帝殊非揖遜之人何丞相文縝以其語太樸因改云擁篲迎門陋未央之末禮御鞍馳道笑至德之末情能改齋漫錄文縝以四六知名其謝召還表云兩曾參之是非浮言猶在一王尊之賢佞更世乃明四六談塵

何文縝以曲學罷正字其謝章云師友淵源妄追探於

千載文章戶牖期自立於一家獨簡聖知何名曲學四六談塵

靖康中蔡元長父子既敗言者攻之發其姦惡不遺餘力蓋其門下士如楊中立孫仲益之類是也李泰發光時為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為太甚坐是責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關弓之射人以為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揮塵餘話

門下侍郎許將下御史獄抗章云絲豪自知其無咎父子相繫而為囚追屬吏十有六人繫病者百有三日終

無可坐之罪遂加不實之刑

宋史朱諤傳

范元長內翰靖康中謝淮東茶鹽表云瞻茲摘山之利
蓋出當時之權明詔惟行盡復祖宗之舊微生何幸願
還畎畝之中

四六談塵

幹离不犯燕山郭藥師令儒林郎王樞草降表云待時
而動動靜固未知其常順天者存存亡不可以不察又
云臣素提一旅之師偶遭百六之運又云宋主戴嘉秦
官是與念一飯之恩必報則六尺之軀可捐雖知上帝
之是臨敢思困獸之猶鬪又云昔也東征雖雷霆之怒

敢犯今而北面祈天地之量并容辭多不記

許採陷燕記

靖康丙午何文縝栗相敵騎初退時議欲率文武百僚
拜乞聖節上壽文縝命吏部郎中方允迪元若爲三表
才上卽允所請後二表不復用文縝與允迪大稱歎賞
不已且云恨不果用然當誦佳句於百僚之上也今列
於後第二表云立爲天子肇興黃帝之英姿請祝聖人
允執唐堯之謙柄載陳悃悃冀動淵衷中謝恭惟皇帝
陛下勇智生知聰明性稟東宮主器盛德久孚於寰瀛
內禪應圖大計果安於社稷厲精爲治側身修行儉奉

已而厚事親寬御衆而亟承祖維震夙之令旦萃晉師
之歡呼五百歲爲春秋寧俯稽於南楚一千年而華實
盍還取於西池何睿意之勿休當縟儀而固拒伏望昭
一人之有慶納萬壽之無疆陋彼太宗南嚮辭而必再
超乎孝武中岳呼而止三幸賜俞音或從公願第三表
云節紀千秋歸美薦形於剡牘享加三夏隆謙再却乎
舉觴効罄輿情頻于宸聽皇帝陛下兆於變化生而神
靈舉建已誕彌之辰應虹流長發之瑞盡仁皇之忠厚
指乾元於向辰有神祖之聰明數同天於過信正心誠

意勤那儉家地闢天開而除妖災雷厲風行而成功治
龍樓問寢欣西宮鳴蹕之還虎符發兵至北鄙控弦之
遠式全丕播允謂中興豈有首臨蘭殿之期而當力拒
華封之祝伏望皇帝陛下制行不以已歛福用錫民登
五成三偉示慈之高宴桑田東海協稱壽之權謠罔達
就日之懷克受後天之算 王明清玉照新志
上宿郊宮與粘罕幹離不尙未相見遣使議事索降表
上命孫覲草表但言請和稱藩而已使人齎草示粘罕
粘罕以爲未是使人往來者數四皆不中而要四六對

屬作降表覲與吳开互相推避不下筆上曰事已至此當卑辭盡禮勿計空言促使爲之於是覲开與何臬共草成之其畧云三匝之城遽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爲灰燼之餘旣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又云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又云社稷不隕宇宙再安上覽訖謂孫覲曰對屬甚切非卿平昔閑習安能及此

宣和錄

靖康要盟錄載表曰背恩致討遠煩汗馬之勞請命求哀敢廢牽羊之禮仰祈蠲貸俯切凌兢孫覲辭免待制

狀曰靖康國破淵聖表降亟欲援吾君擠陷於不測之危豈復計此身誅絕於中興之後有喧公議請寘嚴科凡此誤朝誰爲禍首俾二聖辱在泥塗而不問則一時失於翰墨以何尤

三朝北盟會編

張邦昌僭逆集百官作推戴表少監王紹草之先敘大金皇帝云道合三光功高九有惇德允元智將幾於虞帝弔民伐罪義實過於周王又敘邦昌云惟太宰相公識探天人學貫今古內外之聲久著天人之意允洽膺大國褒崇之禮希前王作聖之功可治國事以主斯民

三朝北盟會編

靖康末金人立張邦昌顏博文作赦書無非吠堯之辭

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意在

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野客叢書

李淑到河中府謝上表曰長安日遠戴盆之望徒深宣

室夜闌前席之期不再王陶再來河南府謝上表曰田

園僅足二疏那見其復來羽翼已成四皓寧聞於再起

二公表意一同到任未幾皆卒 黃朝英細素雜記

宗忠簡公澤累表請上還京畧曰今敵兵尚熾羣盜繼

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

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

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 宋名臣言行錄

宗忠簡公集八卷歿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

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

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

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死之日都人爲號

慟朝野皆相弔出涕 宋名臣言行錄

張浚等義師起李文肅公邴與權直院張守分撰請復

辟表及批答上御朝明日賜公親札略曰卿毅然正詞
氣折兇醜萬眾動色具臣醜顏公謝表亦云謀寢淮南
雖慙素望笏擊朱泚實厲壯心詰責克渠激揚禁衛迨
成復辟實與祕謨蓋出孤忠豈徼後福當時稱為實錄
宋名臣言行錄

李成受招安令泗州進士許道作謝表有云恨非李廣
之無雙願効顏回之不貳有旨為文人婉順先發赴行

在三朝北盟會編

四六有作流麗語者須典而不浮汪彥章賀神降萬歲

山表云恍若壺天金成宮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

辭學指南

汪彥章四六之工自少年即妙崇寧三年霍端友榜瓊
林花宴謝頌冰彥章作謝表有云使嗽潤而吮清得除
煩而滌穢順時致養俯同幽雅之春開受命知榮固異
衛人之夕飲又云深防履薄之危不昧至堅之漸子孫
傳誦記御林金盃之香生死不忘動宮井玉壺之潔墨莊

漫錄

顏魯公自撫州刺史移湖州刺史汪彥章藻紹興初自
湖州移撫州謝上表云惟臨汝之故都有魯公之遺跡

時當唐代來自吳興雖賢愚比擬之非倫然明聖選除
之得所奉明主十行之詔願布寬隆想英賢百世之風
更思奇節語意條暢亦奇矣第來自吳興小疵也能改齋漫
錄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渡天河
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正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
劉在正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
藻始采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
見數正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間爲館職符寶

卽是時紹興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邁嘗四用
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
數正元之朝士獨憐留落之孤蹤以德壽慶典曾任兩
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正
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賡至德之中興充永思陵橋道
頓遞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
澤正元朝士動一時既往之悲主上卽位明堂禮成謝
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正元朝士之存
今其餘幾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夔以知紹興府進文

華閣直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從之舊真正元朝士之
餘夔當淳熙中雖為侍郎一朝名臣尚多又距今才十
餘歲似為未穩貼也

容齋四筆

汪彥章賀呂成公初大拜啟云方羣臣憂杞國之天靡
遑朝夕乃兩手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

四六談塵

程子山紹興初為史官以狂躁得罪歸蜀遷靖州表謝
曰為其自作弗靖故使謫居此邦人以為能自狀也

寓簡

紹興二年三月資政殿大學士王絢表臣昨任提舉萬
壽觀兼侍讀正月二十四日奏事殿中乞以臣父故宣

德郎贈太子太保先臣發元祐中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科目所進策論十卷凡五十篇俟裝標畢日依臣
見進故事例詣通進司報進面奉聖旨依奏絢旋得請
提舉洞霄宮繳進其父所為五十篇之文表畧曰惟元
祐之紀元復制科而取士維時司馬光之客有若劉安
世之賢見所為書舉以應詔因知己之遷謫并薦士而
棄捐事與志違言隨名寢蓋是安世既貶發故不得召
東坡嘗得其詞彙致書謂慮深詞達非淺陋所及

四朝聞見錄

紹興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詔皇太后宮殿名慈寧三十日畢功羣臣上表云臣等言德之大者必盡萬物之報以稱其禮孝之至者必得四表之心以寧其親天祚文武之隆世基姪姒之德仰模太紫前考異宮宜詔揭於鴻名以答揚於流澤臣中賀竊以東朝置衛遠存長樂之鴻名中禁承顏近著寶慈之茂實皆以體王居於宸極據寶勢於坤靈廣一人欽愛之風極萬世尊崇之奉載新令典允屬聖時伏望皇帝達孝通於神明要道形於海宇紹復大業對越祖宗在天之靈抑畏小心躬達

帝王高世之行人與能而樂戴天復命以中興上推履武之祥丕啟生商之慶方且致天下之養用寅奉於母儀成路寢之威示日嚴於子道臣等率籲眾志懇款一詞敢稽令於前章極崇施於顯號叶情文而並舉煥典冊以增華輦道中通朝夕燕兩宮之喜珮環入覲時節奉萬年之觴示垂裕於無疆益儲休於有羨伏請建皇太后宮殿以慈寧爲名時顯仁太后尙羈北庭讀此真堪爲高廟泣下也

楓窗小牘

竇叔向所用柰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

簪白花望之如白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已而
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知
徽州唐輝使休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曰十年罹難
終弗返於蒼梧萬國銜冤徒盡簪於白柰是時正從徽
廟蒙塵其對偶精確如此 容齋四筆

秦會之忠獻公謝車駕幸第家人輩各拜恩數表首云
注目帝車方望雲而盤辟移居仙境容舐鼎以飛昇中
謝後云婦子孫息同荷優恩官封服章躡登常職末云
臣敢治外自內訓子及孫共肩忠孝之心永享國家之

福祜陵復土被命撰哀冊文首云十年生別萬里喪歸

清波別志

紹興己未周敦義葵爲侍御史梁仲謨汝嘉爲戶部尙
書敦義欲論之甫屬藁而泄其事於仲謨時秦會之秉
鈞仲謨致懇款於會之會之領畧之是夕敦義牒閣門
明朝有封事求對翌日會之奏事卽擬除敦義爲左史
天意未允敦義方侍引會之下殿卽喻閣門云周葵已
得旨除起居郎隔下又明日敦義立螭直前愬之高宗
諭會之云周葵遽易之何也會之云周葵位長言路碌

宋四子言卷五
三
碌無所建明且進退百官臣之職也倘以臣黜陟不公願先去位上云不須如此是日批出周葵與郡遂出守霽川秦含怒未已思多方誤之未幾易守平江會李仲永椿年爲浙漕應辦北使會之喻意仲永使爲之所仲永之回卽入奏敦義在郡錫燕金使飲食臭腐致行人有詞講和之初不宜如此敦義落職罷郡謝表云雖宰夫是供各司其職耳然王事有闕是誰之過歟自是投閑十五年

揮塵後錄

方公美庭實興化人其父宣和中嘗爲廣南提學以卒

公美後登科至紹興間自省郎爲廣東提刑以母憂去官服闋復除是職公美辭以不忍往秦會之不樂降旨趣行公美勉強之官謝上表云三舍教育先臣之遺愛尙存一笑平反慈母之音容未遠讀者哀之已而竟沒於嶺外

揮塵後錄

和議成徐俯守上饒連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諷俯曰禍福倚伏情僞多端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皆歸王化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爾欺飛曰救暫急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長

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

宋史姦臣傳

秦會之既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子為岳侯作謝表有云功狀茂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存息壤之盟會之讀不樂

寓簡

朱弁字少張徽州人學文頗工早歲漂泊游京洛間晁以道為學官于朝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弁以啟謝之云事其大夫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虛中之術較量休咎游公卿間六飛在維揚有薦之者授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副王正道倫出疆被拘在朔庭因正道之歸

賚表於上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上覽之感愴厚卹其家

揮塵三錄

張樞密子功紹興未還朝已近八十其辭免及謝表皆以屬子有一表用飛龍在天對老驢伏櫪公皇恐語周子充左史託言於子易此二句周叩其故則曰某方丐去恐人以為志在千里也周笑解之曰所謂志在千里者正以老驢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雖筋力衰豈無報國之志耶子功亦笑而止蓋其謹如此

墨莊漫錄

四六應用所貴剪裁或屬筆於人有未然則當通情商
摧建王元樞初以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除試工部侍
郎仍直除落權字辭免奏劄第及起曹議者疑焉託一
故人草謝表內一聯云百工之事蘭省遽冒於直除一
札之書花塼復遵於故步王改作散句蘭省遽接於英
游花塼不失於故步剪裁固善然花塼宜帖故步上句
或謂似稍偏枯 清波雜志

綦翰林叔厚謝宮祠表云雜宮錦於漁蓑敢忘君賜話
玉堂於茅舍更覺身榮時歎其工又有一表云欲挂衣

冠尙低徊於末路未先犬馬僕邂逅於初心尤佳 老學庵筆

記

參政漢老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謝章云包胥不食而
哭秦素心猶在李陵得當而報漢後效難期 四六談塵

葉石林少蘊知福州具賀朝會表云繫昔艱難孰測聖
人之勇迨茲平定益知天子之尊 四六談塵

族叔茂振以正字權外制曰秦丞相俾代作進茶鹽法
表繼聞秦自有所改定迨付出所改者不有成憲將何
靖民八字耳或叩本語云不逮也 清波雜志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長之日曾文清求歸侍云朝則倚門暮則倚閭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曷敢弭忘

困學紀聞

玉牒所記非止本支而凡一朝大政事大號令大更革拜罷皆在焉仙源積慶特其一條耳于湖進表終始對說其詞云帝系勒鴻縈科條於屬籍聖謨啟祐嚴訓典於寶儲堯統漢緒肇派別於天潢周誥商盤儼仙躔於東壁惟昭穆親疎之有序與文章詞令之當傳麟趾振振共仰宗盟之益茂虞書渾渾更瞻聖作之相輝其形

容玉牒方為兩盡

祝穆事文類聚

隆興二年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時守贛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載新紀號之文追詔至乃為淳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洪邁容齋續筆

以十年為一表其說見白樂天集中詩云年開第七表屈指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曰行開第八表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開為第八表蓋以十年為一表耳近時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而廟堂有辭

免恩例劄子曰昌齡協千秋之會東朝開八表之期又曰慶闡開八秩之算三世奉萬年之觴盍改開為登字

野客叢書

蓮峯周貳卿賀表用萬馬救中原對一驢載都市瀟山朱舍人問之四明王侍御適參坐誦臧質傳中數十言俱稱其強記

攻媿集

史直翁丞相表語云侵尋歲月六十有三補報朝廷萬分無一又李淇水謝戶書云補報朝廷本末無萬分之一因循歲月甲子已六十有奇

浩然齋雅談

越王自草表中自序云逡巡歲月七十有三而未得所對有客以今余大參父能四六為薦者越王召見試以表中語俾為屬對余應聲曰此甚易以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為對足矣越王大加賞識今四六話中載越王表語而不及余非越王不捨人善之意也

四朝聞見錄

前載史越王辭免太傅表得之聞見以為出於余公天錫之父暨儲行之孫沐錄示則非辭免表蓋青詞云反本孤邱寓誠懶祭念此闔門之多指迫於投老之一身欲用侵尋歲月八十有三未有其對訥齋馮端方在坐

應曰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王稱賞久之四六話中亦載謂其本於古人之聯未知前今所載孰是吳門友人之子胡北訪余天錫之弟天任於四明因舉聞見所載余公天任曰是也蓋先伯所對但歲月二字非是其易爲甲子天任與余公天錫爲同氣後繼其季父云四朝聞見錄龍川陳亮奏書阜陵幾至大用阨于卿相流泊有年光皇賜對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舉君道師道以爲對時諸賢以光皇久闕問安更進迭諫獨於末篇有豈在一月四朝爲禮之說光皇以爲善處父子之間故親擢爲

第一及發卷首得亮上大喜曰天下英才爲朕所得命詞臣行亮制曰往贊侯藩姑循近比朕之待爾豈止是哉蓋有意於大用也亮謝阜陵表云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勸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逢四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于今日獨知回首于當年末聯云設科取士雖舊貫之相仍陳力復讎亦大義之難廢四朝聞見錄

周益公相兩朝慶元間以退傅居於吉隱然有東山之望當路忌之有呂祖泰者東萊之別派也奮然投匭乞

以益公爲相朝論雜然以爲公實頤指之乃鑄一官爲少保下祖泰于天府杖而竄之益公上表謝余時在里中傳得之今尙憶其全文曰告老七年宿愆猶在貶官一等鴻造難名敢期垂盡之年猶麗怙終之罪中謝伏念臣疏庸一介際遇四朝逮事高皇已徧塵於臺省受知孝廟復久玷於機衡不思勉効於同寅乃敢與聞於異論旣肺肝衆所共見豈口舌獨能自明惟光宗興念於元僚亦屬分於閭寄肆陛下曲憐其末路爰俾遂於里居首將正於狐邱巢忽危於燕幕狂生妄發姓名輒

及於樵蘇公議大喧論罰盍輸於薪粲僅削司徒之秩仍存平土之官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崇德尙寬馭民以敬故國皆曰殺雖無可恕之情而毫不加刑姑用惟輕之典遂令衰朽亦與生全臣有愧積中無階報上省愆田里視桑蔭之幾何託命乾坤比櫟材而知免初當路入浸潤欲文致以罪而難其重名意或有辨論乃置於貶及奏至引咎紆徐言正文婉洒然消釋旣而東朝奉寶冊詔復其秩時廷綸有曰駭匹夫狂悖之上聞乃片言誑誤之併及旣有疑於三至姑薄禡於一階朕方建

皇極而融合於黨偏尊重闡而濡浹於慶施申念三朝之元老僅同下國之靈光寧屈彝章以全晚節屬外親之詣闕在更生初豈預知貶宮保以居閒矧彥博已嘗得謝猶不謂非罪也嘉定更化詔湔祖泰過名授以文資而晦菴文公以下皆褒贈賜諡於是其言始申程史曲禮云有負薪之憂孟子云有采薪之憂義皆相近周益公謝祠表曰介竹無功懇辭良郡負茲有疾願備祠官人謂誤寫不知公自注云出公羊威公十六年屬負茲注屬託也諸侯疾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此

言託疾也

楊伯喆臆乘

今臣僚上表所稱誠惶誠恐及誠歡誠喜頓首稽首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來其體如此蓋臣某以下亦畧敘數語便入此句然後敷陳其詳如柳子厚平淮西賀表臣負罪積疊違尚書牋表十有四年云云懷印曳綬有社有人語意未竟也其下卽云臣誠惶誠恐蓋以此一句結上數語云爾今人不察或於首聯之後湊用兩短句言震揚之義而復接以中謝之語則遂成重複矣前輩表章如東坡荆公多不失此體近時周益公爲相

謝復封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氊從天而下
磨玷之勤未泯執珪之寵彌加臣誠惶誠恐或以爲疑
嘗以問公公答之正如此

齊東野語

周益公代交趾進馴象表首聯云效牽靈囿備法駕之
前驅已見象爲有用又曰名應周郊之五路克協馭儀
耳聞舜樂之八音能參率舞靡憚奔馳幸捨鳶飛之跼
跼無煩教擾俾陪獸樂之般般曲盡馴象生意

辭學指南

周益公表則誕皇孫賀重華宮曰有天下傳之子初微
黃屋之心受帝祉施于孫俶誕青宮之胄乞致仕曰三

千同臣心甫際興王之運七十致君事適臨告老之年
謝復益國公曰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氊從天而
下以言乎啟則賀陳右相曰底績政塗奮庸揆路濟巨
川汝作舟楫式資利涉之功若和羹爾惟鹽梅更賴均
調之助賀王德言除工部侍郎曰擢登起部仍直鑾坡
閭闔晨趨班冠貳卿之玉筍絲綉夜草燭搖內相之金
蓮賀直院陽給事椿曰塗歸東省傑直北門論事激昂
百辟憚回天之力摛文掞麗四方傳擲地之聲謝劉守
再送朱墨錢曰長者賜不敢辭正惟禮屈小人腹已屬

宋四六詩卷五
三
屢過爲身謀凡此皆字字破的篇篇出奇只在首聯其
題意粲然靡所不載可謂文中虎也公平昔所著可觀
不可殫姑舉此則嘗鼎一臠可知矣

孫奕示兒編

翰苑多雜著故其體不一某以乾道庚寅歲初忝寓直
凡詞頭之小者院吏輒以片紙錄舊作謂之屏風兒子
笑曰此陶穀所謂一生依本畫葫蘆今觀王岐公謝承
旨表藁亦連別本殆屏風之類矣其詞謂由西掖入北
門行將二紀又云鼎聖祚之肇新顧藩麾之屢易則爲
張文定公安道無疑然閱博燕間浮鼈宣精等語岐公

表實用之文體大畧亦相類二公蓋同直者顧不嫌於
同此前輩廣大規模也

益公題跋

宋四六話卷五 終

